

人民是江山

□迟凤君

江山是人民
人民是江山
祖国和人民一脉相牵
悠悠岁月 天地无边
人民的血泪燃烧成历史的云烟
没有人民哪有五谷飘香百花艳
哪有青山绿水春满园
没有人民谁与祖国担风雨
谁在改革潮头竞千帆
一腔热血 忠心赤胆
移山倒海上九天
人民就是我中华儿女
人民就是江山

江山是人民
人民是江山
共产党和人民贴心贴肝
悠悠岁月 大爱无边
人民的血汗浇铸成壮丽的诗篇
没有人民哪有五谷飘香百花艳
哪有青山绿水春满园
没有人民谁与祖国担风雨
谁来建设幸福的家园
一腔热血 披肝沥胆
日月同辉千万年
人民就是我中华儿女
人民就是江山

中国父亲

□杨帆

中国父亲
一生都在奔跑
肩头的背包可以放下
父亲的责任从不推却

中国父亲
一生都在奔跑
青春为生存而战
中年为儿女而战

中国父亲
一生都在奔跑
一样的责任
成就他们
山一样的梦想——
望子成龙
盼女成凤

中国父亲
一生都在奔跑
回首拭去泪水
转身笑容满面

中国父亲
一生都在奔跑
起早贪黑
为孩子打开希望之门

中国父亲
一生都在奔跑
手上的茧磨平再生
心中的梦从未熄灭

中国父亲
一生都在奔跑
秋寒冬去春含笑
苦去甘来志不凋
生歌死祭一杯酒
放胆一搏寄子豪
满鬓霜染家国骄

中国父亲
一生都在奔跑
为了孩子
咬碎钢牙和汗吞
哪怕含泪慰今生

中国父亲
一生都在奔跑
摔了一跤又一跤
站起还能冲锋上阵

中国父亲
一生都在奔跑
跑着跑着
腰弯背曲
却决然拄杖前行
把孩子
再送一程

中国父亲
一生都在奔跑
悔憾随风而逝
人生一杯清茶

中国父亲
一生都在奔跑
淌过泥泞沼泽
跨过丛林荆棘
依然注目远方

中国父亲
一生都在奔跑
一辈子铮铮铁骨
一生中胸怀家国

中国父亲
一生都在奔跑
跑成一道风景
跑出复兴前景

诗
塞
境
外

黄河原本是清流

——黄河纪行②

□林子

清水东流

滔滔黄河，在冲出龙羊峡谷之后，留下了一片开阔的谷地。当我们在这里看见清澈见底的黄河时，情不自禁地赞叹黄河冰清玉洁的水色。

对黄河上游的考察，是逆流而上的。2021年6月18日，我们来到了青海省贵德县。这里地处黄河谷地，历史悠久，其上有龙羊峡锁关，下有巴松峡守护，四面环山，平川开阔，土地肥沃，高耸入云的雪山，清澈见底的黄河，奇特的丹霞地貌，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壮丽的高原美景。

“九曲黄河万里沙”，提起黄河，人们的印象多半如此。没想到的是“天下黄河贵德清”。在贵德，黄河竟有如此清秀温婉的时刻。贵德县境内近百公里长的黄河水，蜿蜒在碧峦之间，像一片开阔平坦的谷地，使整个峡谷成了一个巨大的天然库区。陪同我们的龙羊峡镇有关负责人介绍，龙羊峡水电站坝高178米，大坝长1140米。它将黄河上游13万平方公里的年流量全部拦截，在这里形成了一座面积380余平方公里、240亿立方米库容的人工水库。眼前的湖水，蔚蓝清澈，水生态初始状态好，属国家一级地表水，透明度可达5米，成了青藏高原上永不封冻的人工湖。望着远山、碧水、莽原，心旷神怡，有感而发：莽原万里山重重，峡谷深深锁蛟龙。一汪碧水连天际，黄河原本水清清。

从河源区至贵德县，多系山岭及高原草地，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峰超过4000多座。河源区河谷地带海拔4200米，地势平缓，排水不畅，形成了大面积沼泽地。这里湖泊众多，河道密布。河源段400公里内河道弯曲，水流缓慢、稳定，水分消耗少，水涵养量高。这里有星宿海、扎陵湖、鄂陵湖等众多湖泊，湖泊之间径流密集、相连。高原上，湖泊、径流、草原、雪山、河谷相间交错，一派诗情画意，一片旖旎风光。这里的黄河与中下游的黄河相比，完全判若两河。在这里，我们看到，黄河原本是清流。

到了贵德，黄河水面宽阔，水质清洁，流速舒缓，清风拂来，不时泛起阵阵涟漪。阳光洒在河上，波光粼粼，像一面镜子。在这清清的黄河之滨，当年钱其琛题写的“天下黄河贵德清”七个红色大字非常醒目。黄河岸边，伫立着一尊通体洁白如雪的“黄河少女”雕塑。她右手托着一头秀发，左手扬撒着梨花，充满着青春活力。青藏高原的黄河，就像少女一样，清澈、娟秀、柔美、宁静。如果说黄河母亲慈爱博大，饱经沧桑，孕育了中华文明，而青藏高原的黄河至清至纯，秀美宁静，正是她的少女时代。雕塑的右座上刻着诗人吉狄马加的一段话，表达了我此时此刻的心境，“只有真正到了黄河源头，你才会知道并且相信黄河是蓝色的。同样也只有当你，真正用最纯洁而高尚的灵魂去追溯这条伟大河流的历史，你才会亲眼目睹这眼前的奇迹：伟大的黄河母亲又回到了自己的少女时代！”黄河流出贵德，河水逐渐变浊。

原来，贵德处于青藏高原东部，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带，也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结合部。拉脊山从贵德县境由西向东蜿蜒而过，最高海拔4524米，属日月山支脉，而日月山正是黄土高原西界。受其影响，黄河自西向东呈弓形穿越贵德县中部，入境处海拔2386米，出境时海拔为2168米。由于河流的切割和冲刷作用，黄河在这里形成了河谷地段。贵德以下，黄河流出青藏高原，进入黄土高原。河道多经高山峡谷，水流迅急，坡降加大。贵德到刘家峡山谷极为陡峭，河谷宽50米左右，最狭处不到15米，谷深达100—500米。其水流湍急，谷窄崖陡，大量泥沙涌进黄河，使黄河迅速变得名实相符。

贵德县有关负责人告诉我们，黄河清在贵德，除了自然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上游的龙羊峡水库起到了关键作用。龙羊峡到贵德

仅90多公里，上游来水，经过龙羊峡水库过滤沉淀后再流出来，原本不多的泥沙量自然更少了。

龙羊峡，位于青海省共和县与贵德县交界处，是黄河上游最大、最深、最长的峡谷，是黄河流经青海大草原后，进入黄河峡谷区第一个峡谷。“龙羊”藏语意为险峻的沟谷，这段峡谷全长40多公里，最宽处有百米，最窄处有40米。峡谷悬崖高差达900米，峭壁对峙、怪石嶙峋、波涛汹涌，景观奇特。1976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兴建龙羊峡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后，这里成了黄河上游第一座大型梯级水电站，被称为“万里黄河第一坝”。

6月20日，我们来到了龙羊峡水电站。站在大堤附近的高坡上，远望河谷两岸，左首是起伏险峻的莽纳山，向东延伸至日月山，北接祁连山脉。右首是连绵不断的山岭，层峦叠障，一派原始、苍凉、粗犷的景象。中间是一片开阔平坦的谷地，使整个峡谷成了一个巨大的天然库区。陪同我们的龙羊峡镇有关负责人介绍，龙羊峡水电站坝高178米，大坝长1140米。它将黄河上游13万平方公里的年流量全部拦截，在这里形成了一座面积380余平方公里、240亿立方米库容的人工水库。眼前的湖水，蔚蓝清澈，水生态初始状态好，属国家一级地表水，透明度可达5米，成了青藏高原上永不封冻的人工湖。望着远山、碧水、莽原，心旷神怡，有感而发：莽原万里山重重，峡谷深深锁蛟龙。一汪碧水连天际，黄河原本水清清。

融合共生

黄河在青藏高原孕育、生成，在离开青藏高原进入黄土高原时，为青海留下了一块河湟谷地。这无疑是黄河对青藏高原的最后回馈。

湟水及相邻黄河流域统称河湟谷地，是黄河与湟水流域肥沃的三角地带，位于青海省东部，处于青藏高原大坂山与阿尼玛卿山之间。大坂山属祁连山支脉，位于大通县与门源县交界处，地理位置重要，是西宁通往河西走廊的主要通道，也是湟水北侧屏障。

河湟谷地海拔较低、山川相间、地貌奇特，是黄河流域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

6月18日，我们一行从甘肃临夏进入青海，经循化、民和、湟源、西宁到青海湖，再经共和到龙羊峡和贵德，大体在河湟谷地中行走。一路所见都是山，山连着山，山接着天。大山之间是宽阔河谷，城乡密布，土地肥沃，人文景观古朴厚重，别具一格。古老的宗教文化，多彩的民族风情，物阜民丰的乡村景观，加上粗犷的大山大川，构成了一道古老而灿烂的西部风景线。

河湟谷地的真正价值，在于从这块三角地带奔流而出的三条河流，即黄河、湟水、大通河。尽管三条河流辈份不同，黄河是干流，湟水是黄河的一级支流，大通河是湟水的最大支流，但三条河几乎平行，分别形成了各自的河谷地带，最终三河汇流，形成了河湟谷地三角区域，成为青海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一位地理专家感叹，“像河湟谷地这样一块只占青海省面积十分之一的地区，却集中了青海省四分之三的人口，工农业总产值占青海省百分之八十以上，而且交通发达，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众多，一个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几乎全集中在这里，这样的地区，在国内其他省区并不多见。”

湟水，源于青海省海晏县的包图山，海拔4395米，向东流经西宁市，到兰州市西面达家川汇入黄河。湟水流域位于黄河流域西北隅，北界祁连山脉与河西走廊相邻，南以拉脊

山与黄河干流为界，西隔日月山与青海湖为邻。流域处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汇地带，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地理景观迥然不同。

湟水流经大坂山与拉脊山组成的宽阔河谷，长约100公里，是青海省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古城西宁就坐落于此。拉脊山横亘于西宁南，是黄河干流与湟水分水岭，山名是藏语音译“鹰飞不过去的地方”。我们乘车从西宁至果洛公路，穿过此山，路牌标示海拔3820米。当然，由于湟水谷地地形差异大，气温变化也大，故西宁民谚说：“古城气候总无常，一日须携四季装。山下百花山上雪，日愁暴雨夜愁霜。”

河湟谷地，处在古代中原通往西藏、西域的通道上，因而中原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在这里形成一个独特交汇点。这里寺庙遍布，经塔林立，宗教色彩浓厚，是中国西部人文景观最具特色的地区。

6月19日，我们访问了坐落于湟水谷地莲花形群山环抱之中的塔尔寺。塔尔寺建于明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已有600多年历史。酥油花、壁画和堆绣被誉为“塔尔寺艺术三绝”，寺内还珍藏了许多佛教典籍和历史、文学、哲学、医药等方面的学术专著。每年举行的佛事活动“四大法会”热闹非凡。塔尔寺的酥油花雕塑栩栩如生，远近闻名。

河湟谷地地理位置重要，生存条件较好，自古就是西北古老民族的繁衍生息之地。羌人游牧，匈奴来去，吐蕃征服，中原控制，历史的变迁使这里成为西北一个重要的历史舞台。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上，一个角色不可忽视，那便是吐谷浑。

吐谷浑原为鲜卑的一支，活动于今内蒙古东部西拉沁河流域。西晋时（公元265年—317年），在首领吐谷浑率领下西迁至今甘肃、青海之间，其孙建国，以祖父之名为吐谷浑。南北朝时（公元420年—589年），吐谷浑逐步强盛起来。到了隋朝，其游牧范围“自西平临羌城（今青海湟源县）以西，且末（今新疆且末县）以东，祁连（今祁连山）以南，雪山（今巴颜喀拉山和阿尼玛卿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两千里”，都城伏俟城在青海湖附近。唐末，李靖等率大军击败吐谷浑，始归附唐朝。公元663年，吐蕃北进，灭掉了吐谷浑，其余部陆续在唐朝后期内迁。吐谷浑居河湟之地三四百年，南挡吐蕃，北阻西域，东屏中原，历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还要补充的是，古代河西走廊通道受阻时，东西商旅往来多取道祁连山南，经西宁、伏俟城到今南疆。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中最具影响力的主体文化。发源于青海省东部“三河间”区域的河湟文化，是黄河源头人类文明历程的主要标志，与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一起，成为黄河文化的主要分支和中华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

河湟谷地自古以来物产丰富，多民族繁衍生息、融合共生。如今，走进河湟谷地，人们不仅为这里雄浑的山水景观和恬静的田园风光所吸引，更为这里的历史文化 and 民俗风情所熏染、所陶醉。柳湾彩陶、古堡边墙、湟水夕照、庙宇晚钟、六月“花儿”、新春社火、土族“纳顿”、撒拉族“口弦”，还有皮影、雕塑、酥油花……河湟谷地宛如一条沧桑幻化、流光溢彩的历史、宗教和民族文化艺术长廊。

人
山
文
水

在青花瓷的蓝色里勾画

□北城

1

那年,被时间晾干,搭在记忆的绳上,等下山的夕阳收起,摊在灯下,在一副老花镜里回到老家。

倒出陶罐里的阳光,云是一根扁担,把两山挑起。倒影与天空平分秋色,成捆的鸟鸣衔不起江水拉长的向往。

钉在记忆里的画面,在娘的安慰和爹的责骂声中苍茫。严惩,血液中奔涌的爱,长成的骨骼硬过石头。

2

句句叮嘱垫平脚下的崎岖。回望,潮湿的目光扛起了老屋门前那条清水河的重量。

远方再远,也只隔一行坐高的遥望。长夜再长,也放不下那个失眠的地址。酣眠再深,也会被一声清浅的鸡鸣唤醒。

眼心里的千言万语,把一切可以滞留他乡的理由连根拔起,兑成手里的一张梦寐以求的票根。霎时,天空一片祥和,思绪提前踏上归程,沿最短的路径返回,继续那年。

奔跑,不只是时间,还有村口青铜色的守望。

3

喘息,扶着叹息即将绝望的尾音,伫立。曾经的腠腠和修辞纷纷让路,一段迟来的告白一字排开,摘下自卑的面具,那一声含泪的呼唤,让娘听得见。

秋,拒绝敷衍,用果实一遍遍称量汗水。

在青花瓷的蓝色里勾画,百合含苞待放的花语。

诗
散
文



桃花盛开的家园

□安宁

我依然记得那座老旧的宅子，我五岁之前的时光，全部在那里度过。

那是质朴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只有在春天,村庄里的色彩,随着田野里蔓延的花朵,和起伏的麦浪,才会渐渐斑斓起来。床底下所剩不多的白菜,这时会被人忘记。人们扛着锄头,纷纷走出家门,在春天煦暖的阳光下,活动一下窝了一整个冬天的下身,而后走向自家的田地。

而我们小孩子,则被留在了庭院里看家。老宅的房门与庭院门,都是木质的,用了粗重的木门,打开或者关闭时,总会伴随着沉闷的响声,好像雷声自远远的天边传来。不管多大的风,都不能将那扇门吹动。门槛也高,于是院子里飞奔的毛绒绒的鸡仔们,也只能“望尘兴叹”。姐姐去地里挖草,回来扔一捆给牛,抱一团给猪,再丢一把给羊,最后,才用铡刀剁碎了,拌进鸡食盆里。小鸡们早就口水横流,那一把灰灰菜还在铡刀下呢,就蜂拥过来,探头探脑,并趁着铡刀还未落下,蛇一样将脑袋倏然伸过来,扯下一小片叶子,便飞快朝墙角跑。

院子里有很多的树,梧桐,杨树,枣树,桃树,香椿,臭椿。它们都在春天里抽枝展叶,向着深蓝的天空努力地生长。于是阳光便不像冬天那样毫无遮拦地洒满整个庭院,而是细细碎碎的,并在风里摇来荡去。父亲在两株梧桐树中间,拉起一根手指粗的麻绳,给我做成秋千。小鸡们早就口水横流,那一把灰灰菜还在铡刀下呢,就蜂拥过来,探头探脑,并趁着铡刀还未落下,蛇一样将脑袋倏然伸过来,扯下一小片叶子,便飞快朝墙角跑。

可是,爷爷奶奶一声令下,我们和后院的二叔三叔,便分了家。抓阄的结果,是二叔留在了后院,爷爷奶奶和还未结婚的三叔,占据了我们的庭院。而我们一家四口,则抓到村头尚未建起的崭新的宅基地。

夏天的暑气,慢慢收回大地的的时候,我们家的房子,也终于建好。那是我历经的人生中第一次迁徙,从村子的南边,迁到村子的北边。我坐在高高的堆满家什的平板车上,看着父亲在前面低头奋力拉着,他的肩膀上,被麻绳勒出红色的印记,像一条小小的蛇,在那里无声地伏着。太阳已经收敛了毒辣的光芒,于是那个搬家的上午,在记忆中,便充满了明亮温柔的色彩。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燕子,飞过贯穿村庄南北的大道,高高地俯视着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大地。父亲、母亲和姐姐的影子,在太阳下慢慢地向前移动。人们打开临街的家门,向乔迁的一家人问好。

他大嫂,搬新家了啊!女人们笑嘻嘻地朝母亲说。

那时的母亲,还很年轻,生活尚

未给予她刀割般的疼痛与衰老,她的脸上洋溢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与热烈的期待。于是她羞涩又喜悦地回复那个倚在门口的女人说:是啊,搬家了。

男人们则豪放地提醒着父亲:大印,别忘了买挂鞭,噼里啪啦来一阵,给好日子开个响头。

父亲浑身带劲起来,好像他的身体里已经开始有一挂鞭炮,在热闹地炸响了。他也很豪迈地回应说:哪能忘呢,这可是大事!

我在板车上晕乎乎的,不知道是太阳晒的,还是被一路上人们的问候给鼓动的。我微闭上眼睛,闻到花香正从无边的田野里奔涌而来。

我在新的庭院,一直长到十八岁,那里是牢牢扎入我生命深处的家园。我学会了辨识五谷,认识野花,观察大地与天空,感知四季。我常常坐在庭院里长久地仰头注视着天空,那里有飞鸟每天鸣叫着划过。父母在建房时随手植下的十几棵梧桐,跟我一起一天天地成长。春天的时候,它们开出紫粉色的小喇叭状的花朵,拔下头上茶色的帽子,会吸出蜜一样的汁液。夏天,梧桐浓密阔大的叶子,像一把把遮挡着烈日的大伞。父亲在树下编筐,母亲缝补衣服,姐姐织发带,我则看书写作业。秋天,院子里每天都有树叶飘落,天空慢慢空旷起来,梧桐的枝干印在蓝色的天空上,成为疏朗的写意画。院子和平房上开始晾晒玉米、大豆和棉花,梧桐树上也被人层层叠叠地捆绑上剥完了皮的玉米。站在平房上往下看,满院子的梧桐树都好似穿上了金黄色的新衣。左右邻居家的庭院里,也是同样的忙碌和拥挤。人们出出进进,并用高声的叫骂,来舒缓秋收带来的紧张与疲惫。而到了冬天,整个村庄都闲适下来。雪一场接一场地下,人们踩着雪咯吱咯吱地进出庭院。麻雀在白色的脚印里跳跃着,寻找秋天遗忘的稻谷。有时候风吹过来,雪便扑簌簌地从梧桐的枝杈间,纷纷扬扬地飘落,钻入我的脖颈,凉飕飕地,倏然化掉。

这样永恒不变的四季,一年年地在庭院里经过。除了新生的弟弟,从攀爬学会了奔跑,除了我和姐姐慢慢地长高,又像一朵花一样绽放,一切都在庭院里,以亘古的姿态静默着。风吹过来,连一粒尘埃也不会带走。灶房里烧火的风箱,一直呼呼呼哧地为我们的一日三餐卖力。梧桐在一年年地增加着年龄,并边的桃树,却速度缓缓,好像它在时光里只顾着开花结果,却忘记了生长。

我也忘记了生长,在梦里。即便很多年以后,我离开了小小的村庄,定居遥远的地方,再也不曾回去。可是却一次次通过梦境,抵达储存了我整个童年的小小的庭院。在那里,桃花盛开,梧桐茂盛,鸟儿啾啾。我仰头,看向树叶掩映下的深蓝的天空。像一个孩子,一次次看向永无尽头的远方。

絮
懷
語
怀



《内蒙古古文》客户端



《内蒙古文艺》微信公众号